

## 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醫界鏡 第五回 劉廷楠山上說降 貝仲英江邊遇盜

卻說有一個廣東如州劉廷楠，河間府人氏，曆官廣浙，文武全才，綽有膽略，為兩省上司所器重，大吏靠他如左右手。他前官潮州時，有那莠民何阿常、李阿七等，倡為天地會，聯合八十餘鄉，分為二股，每股各二萬人，欲圖殺官起事，已躍躍欲動，劉公單騎赴賊中，以編查保甲為名，將山川形勢，私自圖畫，做畢而歸，歸即率兵討之，賊兵七千餘人，皆屯聚於赤嵩頭，官兵只五百人，離賊五里紮營，夜間賊四面吹螺，包抄而來，官兵喧嘩潰潰，皆道賊至了，劉公急號令於眾，有敢妄動者斬，於營中擺列子母炮，兩邊翼以鳥槍，轟發擊之，賊即奔逃，乘勝斬首千餘人，收隊住宿。俟五更時大家飽食，率隊登山，窮搜賊巢，照前所圖之路逕門戶一一搜剿。賊驚駭為神，無一能竄匿的，或斬或擒，潮賊選手。後又擒獲姚阿麻、李崇玉等十餘人，亦用此法。大抵盜賊竊據山穴，負隅抗拒，所恃者山峒險峻，歧途百出，此剿彼竄，如廣西之四十八峒五十二峒等險惡之地，重巒疊嶂，簞深林密，蠶叢鳥道，奇險灣環，處處可通，非熟悉其形勢門戶，瞭如指掌，斷難掃穴擒渠。

劉公數平盜賊，以圖畫地理，深指形勢為第一先著，故所至成功，威震廣浙。

今浙閩總督，聞張保屯聚陳錢山，探知有悔罪欲降之意，故特地調劉公到來，差地到山上去，說張保投降。當時劉公乘了一隻大船逕到山口停泊，叫喚岸上小嘍囉道：「今有浙閩總督，差知州劉廷楠，特地到汝山上，要見你大王，有要緊話說，快去通報。」小嘍囉去報了多時，回請劉公上山。只見船隻排開，刀朝旗幟，耀人眼目。上得山來，又見關前旌旗插滿，兩邊擺列隊伍，露刃以待。舉目看時，關內虎皮交椅上坐著張保，白淨面皮，微有些虛，四十五六年紀，頭戴一頂單皂紗轉角帽，身穿一領紫色團胸繡花夾袍，腰繫一條玉玲瓏嵌寶玉環帶，足穿一雙金線抹綠皂鞋，睜開虎目，威風凜凜。劉公從容而前，長揖不拜，兩下眾嘍囉齊聲叱咤道：「跪吾王。」劉公張目答道：「我乃天子命吏，豈屈汝曹，汝曹知有屢擒海盜不怕死的劉讓木麼？即是我喲。汝曹作此大逆不道的勾當，且平民百姓之不若，何言王麼？」即斜睨張保道：「我以你為海上的英雄豪傑，今乃效匹夫怒目嚇人嗎？我劉讓木是河間男子，若怕死者不來了。今日之來，乃為你開一條好生路呢。」保聞言，即刻立起，下交椅來，揖請劉公上坐，劉公道：「有要言相告，請暫且屏退左右。」保即叱兩邊眾嘍囉退去，劉公道：「十年來海上著名的劇盜，若姚阿麻、李崇玉諸人者，今有存的嗎？」

保不應，少頃答道：「已沒有了。然今君到這裡奈何？」劉公道：「我來勸你歸降埃」保道：「李崇玉不過殺掠平民，尚被官府誅殺，況保縱橫海上十餘年，殺二總兵、一參將、三游擊，罪在不赦，今棄山寨而歸降朝廷，將魚肉我哩。」劉公道：「你何見識不廣呢？現今朝廷並包海外，誅逆賞順以勸來者，猶恐人不肯歸降，若你今日悔罪去逆投順，大官可馬上到手，何害之有！且智莫大於知己，行莫虧於食言，禍莫酷於殺已降，你視劉讓木豈誘人徼巧者嗎？順之與吉，逆之與凶，在此須臾，你即決定，勿再猶豫。」保即再拜道：「謹受教命，但求容保屏擋一切家事，限保七日，親詣總督大人轅門來降，當與劉公折箭為誓。」

遣人護送劉公歸去，自己重到仲英房內，一一說知。仲英大喜道：「恭賀恭賀，正合老兄之意，可稱天遂人願了。適才老兄言令愛不棄寒微，許配小兒，弟亦深願結朱陳之好。」保亦大喜，當即辭了仲英出來，到上房與夫人賈氏及女兒幼秋小姐說明一切情由，賈氏歡喜，自不必說。那幼秋小姐，亦暗自歡喜。張保因七日要到督署投降，所有山寨內外，大小人等，器用財賦，煞費安置，心內想道：「何不分作三分，一分作遣散眾人的資，一分留給自己，一分作女兒贈嫁裝奩。」計劃已定，即一分撥。整頓了兩三日，然後到仲英房內，向仲英說道：「小女姻事，既蒙允諾，保本武夫，不省得繁縟文節，鄙見欲將小女即今拜見親翁，隨同親翁回去，目下年紀尚輕，日後緩緩結親如何？」仲英道：「如此深合弟意。」於是當日就聚議廳上，懸燈結綵，地上鋪了紅氍毹，桌子上佈著金繡紅台單，正中兩把交椅上，罩著團龍金線大燈椅披，坐下鋪了紅呢墊子，中間屏風上罩著大紅繡緞。擺了五六桌席面，當請仲英到交椅上坐下，請出幼秋小姐來，仲英抬頭一看，見桃腮杏臉，腰細身長，高身盤雲，柳眉蘊武而帶媚，鳳眼含威而有情，穿一件大紅金線繡花衫，一條桃紅百褶湘裙，滿頭珠圍翠繞，真個玉暖花香，不覺喜逐顏開。當有管家婆，鋪下紅氍毹，扶了小姐，行過拜見之禮，侍女扶進去了。仲英也請張保坐在交椅上，教兒子文彬，也行過拜見之禮，然後大家入席飲酒，鼓樂喧鬧，珍肴紛疊，直飲到二更方散。到了第七日，張保撥兩隻大船，送女兒及仲英父子回杭，仲英父子，先叩別了張保，坐了山轎同家人先下船去。隨後張保，將所有贈嫁的珍珠寶貝，金銀器具，衣裳什物，裝了十餘箱，又將幼秋小姐及侍女陪秋、傳秋平日所習練的刀彈劍器等講，另裝兩箱，一一扛下船去。當下幼秋小姐依戀父母，不肯下船，無奈迫於父命，賈氏又勸慰了無數話頭，只得哭泣拜別。張保親送女兒下船，又與仲英父子握手揮淚而別。回到山寨，將所分金銀財寶，分散眾人。自己帶了家眷財賦，及頭目數十人，投降浙閩總督去了，不在話下。

單說仲英開船向西南行去，行了幾日，已近錢塘江口，正值黃昏時候，到了一個所在名划子口，一片蘆葦蕩蕩，杳無人家，港又紛歧，正是那個私商的出沒之處，將船急急開去。正行之間，只聽得胡哨一聲，斜港內撞出三四隻強盜船，大叫：「識時務者，快快將船歇下；不識時務者，留下腦袋兒，放你回去。」原來錢塘江邊划子口，素常有一個著名的大盜，姓燕名飛來，時常在此打劫來往客商人等，故錢塘江上，曾有幾句口號云：錢塘江上風雨寒，划子口邊行路難。雨雨風風都不怕，只怕無風無雨燕飛來。

當時仲英父子聽得有強盜船闖來，已嚇得魂不附體，只叫得苦。那幼秋小姐，及陪秋傳秋二婢，聽得有盜，急將外面寬農脫去，叫船家快將兩船併攏，略將身子束一束，緊一緊，三人取出彈子多枚，藏了飛刀，幼秋小姐吩咐二婢在後梢抵敵，自己走到中艙，說聲：「公公不要驚怕，有小奴在此，由他千百人來，也不怕他，何愁這些小丑。」說罷，飛身出去，正值燕飛來手執樸刀欲搶過來，幼秋一彈飛去，正中燕飛來的樸刀上，豁浪一響，火光裂射，覺得有些沉重，「啊晴」一聲，倒退了三四步。幼秋小姐隨手又飛去三彈，如流星貫月的一般，被他用樸刀格落水內，幼秋小姐一面仍用連珠彈法如雨點般飛去，左手掣出飛刀，覷得准的一刀飛去，那燕飛來早已被彈打得眼花緣亂，只提防著彈子，那裡還提防著飛刀，斯時煙籠寒水，月照乾沙，忽見一道白光如掣電般飛來，恰恰正中燕飛來的咽喉，撲通的一聲，下水去了。那陪秋、侍秋在後梢頭，彈打刀戳也打翻了為首的數人，其餘嘍囉，見勢頭不好，撲水的撲水，四散逃走去了。幼秋小姐進到中艙，神閒氣靜，說道：「公公受驚了。」仲英方才定神答道：「今日幸虧我的賢媳，不然我父子性命休矣，快到後艙去歇息歇息罷。」幼秋小姐到了後艙，同二侍女一面將外面衣服穿好，一面吩咐船家，將船緩緩趁著月色開行，自此一路平安，到了拱宸橋邊下舵。仲英此行既得了一注強盜大財，又得了一個能乾美貌的媳婦，好不歡喜。即刻教家人上岸，去僱了五乘轎子，幾十伙子，自己同兒子先坐轎進城回家，教家人在後，照料幼秋小姐，及箱子物件，隨後慢慢地回來。

仲英到了家內，先與廉氏一一說知，廉氏方知就裡，亦喜不自勝。少頃，箱子物件扛到，轎子到廳前歇下，陪秋侍秋扶了小姐出來，拜見廉氏，廉氏見幼秋小姐，生得如天仙一般模樣，千種溫存，百般憐惜。真要喜到盡頭。仲英賞了船家詳錢二百元，又替他到船埠頭處，掛了號，即在拱宸橋裝載來往客商生意。自此仲英竟成了巨富之家，郎中名氣，更加大了，竟有做不開交的日子，診錢愈加愈大，出診竟加到二十塊洋錢一號，那些貧賤人家，竟請不起他來了。那知復極必剝，泰極則否，自然漸漸生起變端來。正是：只見眼前人似玉，豈知簾外雨侵花。且看下回分解。